

<<小说月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说月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5280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5280X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

页数：499

字数：567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小说月报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小说月报：第13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》汇编了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全部入围作品，共计20位作家的10部中篇小说与10篇短篇小说。每篇小说前均附有作者照片与创作小传。

<<小说月报>>

书籍目录

中篇小说 陈应松小传 争渡, 争渡 刘庆邦小传 哑炮 何申小传 老赫的乡村 王十月小  
传 国家订单 马秋芬小传 朱大琴, 请与本台联系 王安忆小传 骄傲的皮匠 川妮小传  
你为谁辩护 孙惠芬小传 天窗 姚鄂梅小传 罪与囚 乔叶小传 最慢的是活着短篇小说  
文字能够动人的时刻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中篇小说 陈应松小传 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  
——李清照 一 七月的一个早晨，阳光格外明亮，江面上晃动着一层让人晕眩的波影。这是个渡口，通往县城的渡口。从渡口望去，长江上的水就像一头从巫山下来的怪兽，龇牙咧嘴，奔腾着凶猛的躯体，向下游扑去，那气势啊，谁见了都会瑟瑟发抖。特别是大堤，在候渡人的脚下战栗着，江边的野苇被江水拱得左摇右晃，像发酒疯的人。没有封渡，大家庆幸。站在渡口的人们，眼巴巴地望着江面，等待县城开过来的船——老甘的船，甘启虎的船。首先是两匹驴叫了，贩驴人在赶县城的早市，杀场那边已经磨刀霍霍，手机响个不停。贩驴人叫三杆子，三杆子在手机里破口大骂道：“老子飞过去？啊？老子又不是张果老！”等候驴子的屠夫在江那边给他把信，说绝没有封渡，渡口没有贴防汛指挥部的告示，而且他听了收音机，水位不升反降，洪峰今日下午才到咱这儿呢。三杆子说：“没肉把你自已杀了充驴肉！”如今城里的人好这一口：天上的龙肉，地上的驴肉。县城一百多家餐馆日日爆满，都等待着红烧驴肉凉拌驴尻。三杆子说：“不晓得多杀几匹黄牛充驴肉！替×！”这时候，船来了，大家看到了那艘歪歪斜斜的船啦，船像醉汉莽撞地在大水的尽头出现了，人群中一阵欢呼。驴却仰天长啸起来，它是在哭哩，声音凄凉异常，眼里滚出黄豆大一颗颗的泪珠，且是红的，像人血。人们转过头来看着这两匹驴——它们知道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了，县城就是它们生命的终点。有人就说：“三杆子，作孽哩，这驴哭得这么惨，通人性呀，你就不能干点别的？”三杆子说：“是驴就是一死，是人也是一死！你说我干什么？”没等别人回答，又说，“贩驴不犯法，贩人是死罪，你说我选择哪样？”船就要到了。那船啊，戴着个艄楼的扁帽，还有一杆半红不红的五星红旗，在阳光下抖抖地飘动。“甘驾长啊，你可真是慢得！”“你到发廊里按摩去了？找小姐去了？”……”等船一靠岸，候船的人就高卷起裤腿，踏进稀泥和浅水中朝船上爬去，好占个位置。人流汹涌，老甘在船头差一点被挤掉下江里。有人真掉下江里了！有人又爬了起来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也没哪个理他——那个人。老甘站稳后，两匹驴子就朝他踢了一脚。那一脚踢在他的胫骨上，那个疼哪！胫骨上没肉，硬碰硬的玩意儿。老甘大喊：“三杆子，你今天不要杀啦！”三杆子哪听得到，一片抱怨声，詈骂声，都是对着贩驴人来的。驴还在仰天大哭：“呜呃——呜呃——”红色的泪珠溅到了那块每年丈检核载规定乘员的蓝锡皮牌上，那牌上写得清清楚楚：涨水：二十五人；枯水：三十人。“莫非……莫非？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……”老甘这么敏感地想，驴的红泪是有蹊跷的……他就大喊：“装不得了，下去！下去！”

都给老子下去！

”这水面与舷干只差平齐了，船要沉了。

这个地方叫什么？

这个地方就叫翻船湾。

老甘喊了几十年，沉过一次。

可自当他在这儿升了驾长，就没翻沉过了。

老甘总是这么喊的，吓唬大家，吓唬乡下人。

这些乡下人，挑着扛着挽着，筐啊篮啊，横七竖八的扁担啊，攥着破旧的草帽斗笠，还有比炭还黑的毛巾，站的坐的，满满当当至少五六十人。

有的爬上了艄楼，有的坐在驾驶室里，有的还吊在两边的废轮胎上，就像玩杂技。

人爆了，驴又在恸哭，一片世界末日景象。

“怪谁呢？”

”有人说，“怪船不按时！”

”“干脆修一座长江大桥就好了！”

”“不开！”

不开！

要开你们开，混账透顶，我把舵给你们！”

”老甘揩着汗，两只眼睛通红，就像里面塞了几个尖辣椒。

这吓不倒人，大家就算是乡下农民，都是常过渡的，知道他是庙里的金刚，不吃人的。

“走吧，开吧，甘驾长！”

甘爹！

甘老师傅！

……”那些快中暑的人向他献媚讨好。

有的把挑去卖的骚瓜塞到他的怀中。

“赵忠快赚饱了。”

”他只是这么一下想到，生意越来越好，船却不换。

赵忠是他们船业社的社长、书记。

船业社就是他的，现在还有个球组织，他甘启虎都有几年没交党费了。

赵忠不收。

赵忠只收过渡费，这个渡口被他买下了，船也被他买下了。

水手们没钱买这个渡口，反正，赵忠是社长书记还是这个渡口的老板，甘启虎过去是职工，现在是给赵忠打工的，就是这么。

那就开吧，他甚至想，开翻了算了。

不能说翻的，驾船的不能说翻说沉，连筷子也不能说。

只能说箸。

驾船的只能讲慢，不能讲快（筷），快了就是快完蛋了的意思，祖上的规矩。

还不能在船头拉尿哩，可现在驴在船头大拉特拉，臭翻了一船人。

“翻就翻了！”

翻就翻了！

”忌讳是个球！”

老甘就是这么把锚拔起了，把船开离了码头。

不开又怎么？”

没人想下去，只要上来了的。

只有一两个怕死鬼下去了，自动下去了。

有一个在岸上还在喊：“没看见驴流泪了么？”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危险呀！

畜生是能见到鬼的！

”人们过河去就是要挣几个小钱，赶个早市，谁还怕死？

如今没哪个怕死。

为了活命，必须争先恐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！

“我们站着不动就是了！

”那些英雄的乘客这么保证说。

船进入了急流，船在打漩，扳舵的老甘把十二个柄的舵盘子死死地别住，身子像一条弓。

两匹驴的尻子对着两个男人的脸，两个男人竟一动不敢动，呆呆地看着江面。

江水大得吓人，一些从上游流下的树枝、草堆也在急流中打着漩。

再往不远处看去，有人就惊叫起来：一只鼓胀胀的死猪，还有一个白乎乎的人，死尸，男人，四脚朝天，手指白得像茭芭，泡烂了。

突然水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往上一拱，将那死尸拱得掉了个过儿，是匹江猪子，就是江豚，要吃那死尸哩。

所有的人眼光往那儿去，平稳就打破了，船就歪了，舷干舀水了！

“往右边去！

往右边去！

要死啊！

”甘启虎大声喊。

那一刻，他可吓傻了。

船如果一翻，几十条命就藏身鱼腹，就算他这种好水性的，在这么漫漫的大水中能否逃出还是个疑问呢。

驴叫！

人们抓住驴尾，有的抓着驴的脊毛，驴的身坯子大，它们晃了起来，船就摇动了。

“三杆子！

把驴看住呀！

”三杆子的汗也在哗哗往下溅，他在想那个上岸的人说畜生见到鬼的话，驴的叫声比杀还惨，莫不是看见水中的坛子鬼了？

这里是听说有坛子鬼的，鬼在坛子里踩水，到了半夜说话，就像关在坛子里说话一样，瓮声瓮气，若有若无……三杆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拽着驴，自己在驴胯里，那老驴的扁条子打着三杆子的头。

这时候老驴的扁条子还是硬的，吓硬了！

扳舵的老甘看得清清楚楚。

手可是不能松啊。

他大喊大叫喝斥，人总算平静下来了，靠大家的自然调节把船正过来了。

逃过了一段乱水，船就离县城的岸越来越近了，人们看到了希望。

驴哭得更起劲，驴的葫芦嘴张开，嘴角沾着一层一层的白沫，看着就会恶心，还是什么龙肉驴肉！

老甘的心烦乱得快疯掉，只求尽快把船安全送到岸，然后回去。

家里躺着个垂死挣扎的人呐！

也不知儿子发狗请到代班的康船长没有。

这个人也是跟赵忠社长攀着的，不愿为他干事，说自己就是饿死，也不求他（赵忠）的饭吃。

但老甘去请，自己的老婆快死了，让他扳两舵，三两个来回就行了，我把钱给他，又不是赵忠给的。

老朋友，看着他的面子，这个商量应是打得好的。

船轻轻地靠着了码头——码头没了，水快涨到堤顶上，人们撂下船就到县城。

驴却打了一个滑，一只腿跪了下去。

三杆子去拉，哪拉得动。

驴是不想走，驴是不想进杀场。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驴已经欲哭无泪，跪着，就是不走。

老甘帮着去蹬驴，驴一动不动。

畜生都怕死啊，何况人！

老婆快死了。

他就不管那些驴了。

抬头看见儿子发狗领着康船长，在卖票的棚子外朝这边看。

行了。

康船长不愿进棚子，卖票的是赵忠的女儿赵君子，那眼神恨不得发狗和康船长都要买票，是个滴水不漏的售票员，对每一个过路人不会放过，任何逃票都是不可能的。

“买票呀，买票呀！”

那丫头用尖得不可再尖的嗓子喊叫。

可驴的惨叫声把她的声音压住了，就像压在驴身下喘气。

驴好不容易拉到岸上，屠宰场的屠夫张癞子就接过了绳子，他长着三只眼睛。

有一只眼睛长在额角上，是只假眼，还有睫毛。

驴子见了这三眼屠夫，就往后缩，死也不肯前进半步。

缩了几下，蹄子已经退到水里去了，有逃跑的企图。

三杆子和屠夫奋力去拉，同时喊老甘，要他搭帮一手。

老甘在靠船，三杆子又喊发狗和康船长。

几个人就一起来降驴。

降了一身泥水，各人得了一支烟。

康船长对老甘说：“老甘，快回去吧，发狗我也不要了。”

康船长过来还塞给了他50块钱，说是“给妹子买只甲鱼来吃”。

老甘不要还不行，那是强迫，就与发狗一起离开了码头。

二 老甘的女儿友珠在给她妈喂凉粉。

今天老甘为啥船晚点了呢？

他一夜没睡。

一夜在医院。

老婆欢喜在医院疼得大喊小叫，打了几支杜冷丁才安静下来，早晨的时候，医生对他说：拖回去吧，病人想吃什么给她吃点什么，没几天好活了。

就是这样，老甘将老婆从医院拖了回来。

老婆欢喜现在躺在床上，已无人相，说兽非兽，说鬼非鬼，病魔把一个人折腾得这么惨，做一辈子人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而且还无药医，医生无能为力，花的钱用尺量，所有的亲戚都借遍了，家里的盐罐子都涮干净了，用一穷二白、家徒四壁来形容老甘家是再准确不过。

好在还有几个儿女，几个健康的、长相很好的儿女，这就是老甘的全部财产。

大女儿早嫁到长沙去了，身边两个，可两个至今也没有工作，今天这里，明天那里，都是临时打工的身份，就靠老甘一个人的工资来生活。

家里新添的衣服，无论是内衣还是外衣，都是化纤的。

老甘压根儿就没添过新衣，自打老婆患上这个妇科绝症后。

今天，老甘攥着康船长给的50块钱，很想哭一下。

他看着老婆，看着老婆瞪着一双死鱼眼，给她说：“康船长送的50块，要我给你买甲鱼，我这就去买了给你煨汤喝。”

老婆那痛苦的神情哪想喝甲鱼汤，喝龙肉汤也没有兴趣。

她望着地狱，眼里已没有了人间，没有痛苦的人间，人间都不留恋了，还留恋一只甲鱼！

走到集贸市场，汗衫已经湿透了，街上的人神情也不轻松，都在议论涨水的事，说今晚洪峰，是今年最大的一次，该不倒堤溃口吧？

——每当夏日，县城里就有一股惶惶不安的气氛，都是这水闹的。

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天气热，人心烦，就到了卖甲鱼的摊子。

一问，野生甲鱼250块钱一斤，家养的60块钱一斤。

哪来的野生甲鱼？

不都是吃化肥激素长大的！

管它什么，就挑最便宜的买，也不能把钱全买完，得买包烟抽。

就买了只半斤多的甲鱼。

给了钱，提出甲鱼来，想到桑姐那儿坐会儿。

上了堤坡，发现塑料袋里的甲鱼咋没动静了？

就打开来看。

一看，那甲鱼蔫蔫的，用手去拨，还没死，不死不活。

这不是我挑的那只啊，莫不是卖甲鱼的做了手脚？

于是转回去找卖甲鱼的论理。

卖甲鱼的死活不承认做了手脚。

那家伙赤着膊，剃着小平头，脖子上挂一个比狗项圈小不了多少的金项链，也不知真假。

那家伙说：半斤的甲鱼，还做你的手脚，嗤！

老甘说：半斤就不是钱吗？

你说话咋这么伤人？

我选的是个蛮有劲的。

那人说：热哩。

还有气，又不是死了。

我出了市场就不认了，晓得你在哪里换了的。

老甘要那人换一只，那人不换。

老甘是个船古佬，也是有脾气的，可今天他忍了，心里忍得鼓出个大气包，还是忍了。

不能跟这个壮他一圈还小他一截的家伙干一架。

老甘提着半死的甲鱼，这就走上了江堤街。

这大约是太阳响亮升起来后的十点多钟，狭窄而肮脏的街道旁有一堆人坐在江边吹风看水情，一些人在树阴下“斗地主”。

汛水早就溜进了防浪林，把那些怪头怪脑的柳树狠狠地摠在水里，想把它们摠死。

水呢，水窥伺着街道，已上了半坡，往江中走的坡道一半淹在水里。

在石岸坍塌的缺凹处，江水哗哗地冲刷着那儿陈年的垃圾和煤灰，几只鸭子和老鼠在那儿争相啃吃着腐烂的西瓜皮，旁若无人。

不远处，一些赶在夏天修船的人在高热中为他们的船打着补丁抹着桐油。

那些船，无论是五板子、舵笼子、燕子尾、蛾眉豆和长柄铲子船，都将被重新粉刷，闪射着太阳的光芒，也透着一股子再次投入长江浪迹江湖的气概。

老甘迈上桑姐日杂铺的台阶。

桑姐的店铺里堆放着乱糟糟的日用杂货。

日杂铺的景象就是如此，什么桐油斗笠啦，箩筐筲箕啦，藤器啦，扇子啦，新式节煤炉啦……等等等等，这些货细看非常齐全，连开水瓶塞子和小溜斗都能找到。

南来北往的船只给她捎带来各种当地的日杂，因此江堤街桑姐的日杂铺是两岸农民和居民都爱光顾的地方。

老甘想来给桑姐诉苦，坐坐，这是他的习惯。

老甘见到桑姐，就给她说欢喜拖回了，没法了，给她买了个甲鱼，又忘了买姜。

桑姐就赶快从后头拿出了两块姜。

老婆欢喜生病这一向时，桑姐是打了不少照扶的。

她知道他老婆日夜啼号的惨状，放姜在塑料袋里时，看了看那个有气无力的甲鱼，突然说道：“

该不是你家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

” “什么东西？”

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“有没有请个道士看看？”

老甘就明白了，桑姐是迷信，驱鬼或是让道士掰掰，医院不能解决的事，民间的法师说不定能解决的，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。

老甘就说：“医院还欠一大坨，哪有钱请道士？”

“你就别管。”

桑姐说了，他也就没什么可说了。

从来都是这样的。

桑姐就像欠了他的，欠了他一辈子两辈子。

说得不错，1979年的那场翻船事件，桑姐就在其间，是老甘把她从水底拖出来的，就是这样，老甘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她来世还要报答。

当然还不仅仅如此，桑姐全身心地报答，把什么都给了他，把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都准备给他，给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船工，船古佬，瘦丁丁的男人。

女人傻起来，比山旮旯的傻蛋还傻一百倍。

于是这天晚上，老甘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手拿木剑、黑袍加身的道士。

驱鬼的人本身就像鬼。

这鬼样的道士先是将那甲鱼吃了，打着饱嗝，就拿出带来的桃叶煮了锅汤。

煮好后用剩下的桃枝沾水挥洒。

道士后头，是发狗端着个筛盘。

道士点燃一个火把，又从筛盘上抓起早就炒好的火面，朝火把上洒去，火面“呼”地燃烧，就像焰火

。这道士手举火把，将屋里的旮旮旯旯、床底桌下烧了个遍，口里念念有词：“天煞地煞，天煞归天，地煞归地，年煞月煞日煞共之有一煞，煞随剑出……”从腰间抽出木剑，大喝一声，砍向病人的床沿，又在蚊帐里一阵挥砍。

那病人看着木刀在头上飞舞，脸吓得全黑了，眼珠子凸出，叫声更烈。

那道士挥汗如雨，最后停下来手指病人床下道：“妖在此处，床下有坟，如挖到脏物，如骨头、碗碟之类，须寅时到卯时埋到东面防浪林中……”道士拿了桑姐给的200元消灾费，高高兴兴走了

。老甘认为太贵了，桑姐说没事的，只要病人好了，花钱是小事。

于是几个人就将病人的床抬开来，找来了铁镐洋锹，开始挖土。

大门紧闭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

几个人飞快地挖土，抬土，挖了半米深，什么都没见，还是土。

再挖，挖到一米，挖出一些水来。

那水越渗越多。

老甘说，挖不得了，挖不得了。

就回填土，可水已经从底下汹涌而出，不大一会，堵不住了，水像爆裂的自来水管往外喷，盛满了坑穴，又溢漫向整个屋子。

屋里的几个人脸都吓白了，像雷打痴了一样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老甘的房子是船业社的老房子，正在江堤的半坡。

这水意味着什么呢？

意味着——管涌！

“发狗，喊哨棚的人来呀！”

发狗得了父亲的指令，箭一样向外跑去，去喊人来。

屋里剩下的人就开始堵管涌了。

用了家里的所有棉絮，仍然无法堵住，水已经冲出了大门，水把屋里的东西都漂浮起来。

几个人站在水里，一个个英勇悲壮，哪还管得了床上垂死喊叫的病人。

病人的床也浸在水中啦，病人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怪事，被道士的刀呀火呀又惊又怕，床下水声哗哗，更是让人胆战心惊，这就加速了病人走向死亡。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水已经像喷泉爆发了，大堤危在旦夕！

堤内的整个县城，县城里的十来万人，都将因这个假道士的瞎说沦为水鬼，葬身鱼腹！

终于听到堤上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、铜锣声、叫喊声。

大门打开，一队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，每人背着草包，纷纷往管涌里投去。

更有许多人，在江边去探寻与老甘家管涌连着的水头，又向江中投草包、石头。

就这样战斗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把水制服了。

老甘的家哪还叫家，这是一个战斗的工事，还是一个不错的工地，一些人高举石礮，高声唱道：

“太阳高照正当顶哟，石礮助我举千斤哟，号子震动天和地哟，要把水患一扫平哟！

……”病人呢？

老甘的老婆欢喜呢？

那个叫呀，就像是在地狱里受阎王小鬼折磨。

鬼真的到家里来了，掐她的喉咙，掏她的五脏哩。

老甘在那儿束手无策。

就听见警笛一阵狂响，警车停到老甘门口，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，抓住老甘就戴上了铐子。

老甘与警察扭打起来，他不服。

他高喊：“为什么要抓我？”

“嘿嘿，不抓你抓哪个？”

两个警察笑眯眯的，笑里藏刀，将这个浑身泥浆的船工推上了警车，“你真能挖啊，竟敢挖长江大堤，好本事！”

警察向他竖起大拇指。

三 老甘没关在派出所，倒是关进了县防汛指挥部的一间仓库里。

那里面堆满了草包、洋锹和苫布。

老甘像一头被关进笼子里的野兽，在那里面跳了脚骂，蚊子像轰炸机轮番向他轰炸，把他咬得抱头乱跑。

他后来向外头的人求情：“放了我！”

我家里有个快死的病人！

出了人命老子拿你们的头抵的呀！”

无论他是骂人，是求情，是摇窗还是跌脚，守他的人完全不理他的茬。

他骂累了喊累了，就躺在草包上昏昏睡去，他这几天太累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铁门被“哗”地打开，一眼就看见了桑姐，还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，眯着眼，卷着裤腿，抽着烟。

烟是桑姐给敬的，因为老甘看到桑姐手上就捏着一盒拆散的黄鹤楼满天星的烟。

这个官儿是个副指挥长，也姓桑，叉着腰，满嘴燎泡，进来就说：“你挖的堤？”

好啊，嗯，好啊。

这人歪着头看老甘，老甘也看着他。

老甘还没有完全醒来，他还在梦中，头沉得像一块石头。

梦中他的老婆死了，老婆一会儿长着獠牙，一会儿像蛇，从那个挖出的土坑里同水柱一起钻出来，一会儿哈哈大笑，一会儿又向他吐红芯子。

老甘看这个指挥长，也像梦里的妖怪。

“是我，桑指挥长，是我一时糊涂请的人来瞎说的，不干老甘什么事，全怪我，桑指挥长大人不记小人过啊。

“照你说那就不是故意破坏堤防？”

桑指挥长对桑姐说。

“老甘可是老党员，二十多年的先进工作者，他跟党和政府有个什么仇？”

桑指挥长！

“我是故意的！”

老甘这时说了，“我就是恨政府恨你们这些贪官污吏！”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我老婆住院花了两万多块钱没处报一分钱，你们不管我们死活啊！

你们有种的把我拉出去毙了，有种的拉出去呀！

” “老甘你胡说什么呀！

老甘！

”桑姐吼他。

“好！

”那个指挥长说，“你说你是老党员，老先进，你叛了党啊！

” “叛党的是你们这些人，餐馆里是哪个在吃喝啊？

是你们这些人！

是哪个在贪污受贿啊？

是你们这些人！

枯老百姓哪有你们这个条件！

……” “判你十年八年！

”那个姓桑的气得双手直颤。

“不不，桑指挥长，他是恨他们社赵书记。

那个赵书记让大家都恨他，好好一个船业社，差一点升国营单位了，可后来一改制，他一个人买啦，所有船工都成了他的长工！

……”桑姐是后一脚离开的，她离开时狠狠掐了老甘一把，低声却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个船古佬！

我送了两条黄鹤楼满天星人家才松了个口！

……”后来赵忠就来了，老甘的老板、书记、社长。

赵忠挺着个粗大的甲亢脖子，鼓起眼睛，进门就说：“你当着县领导的面告我刁状啊？

未必挖防洪大堤也是老子指使你干的？

你啥不好挖，偏要挖国家的命根子？

叭！

”一个巴掌扇过来，老甘接了个满腮，根本没防备。

赵忠也是驾船出身，攥过舵盘使过桨的，出手忒重，当即就把老甘的脸打肿了，嘴里流出咸咸的血水来。

老甘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说：“你、你打我？

赵忠老狗，你敢打我？

” “敢打。

不打还翻了天了！

” “你凭什么打我？

” “就凭这只手，这只手痒，咋的？

你还敢还手？

”赵忠摇着手说。

众人把发疯的老甘拉住，这才避免了一场战斗。

赵忠临走时说：“你欠打，挖长江大堤，告到温总理那儿，不枪毙你个兔崽子……”最后还是赵忠四处说情，说老甘是因为一时迷信，老婆患了重病，听信了假道士的谎话才挖的。

加上桑姐与那个桑指挥长有点拐弯的亲戚关系，才将老甘从轻发落，拘留十五天。

老甘投进了县城郊外山上的一个拘留所，每天为拘留所挖石头刨场地。

等他回到家，他的老婆欢喜已经变成了一张照片，挂在灰皮剥落的墙上。

屋里呢？

还有许多未清扫的白蚁残骸——那天刚好挖穿了一个白蚁窝。

奇怪的，家里的木头都被白蚁蛀穿了，原来白蚁窝就藏在自己家里。

老甘回来就要发脾气了，家里这个样子，连一口热饭也吃不到呢。

女儿友珠哪会做饭，过去老婆欢喜宠女儿，家里的一切事都是她亲自动手，女儿就像是家里的长客，

## &lt;&lt;小说月报&gt;&gt;

长期袖手旁观的。

他吼：“你们收收屋子啊！”

”“你们想饿死我啊！”

”老甘万般绝望，泪水纷飞，康船长就来劝他了。

康船长把他拉到江堤街“和谐社会小酒店”里点了个牛杂火锅，两个人在江风中赤着膊喝起酒来。

康船长说，欢喜嫂子的丧事桑姐都打理了，现在就等着你把她接去合一家了。

船业社哪个不知桑姐贴金养汉是为啥呢？

还不是想有一天与你合一家，扶个正？

机会来了，老天照顾她也成全你们，实话说，桑姐配你有多的，你想想你是个啥人，一个船古佬，还是个穷鬼。

凭什么人家要巴结你，不就是救了人家一条命吗？

人家就非要一辈子当你的奴狗？

老甘说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不会与桑姐合一家的。

康船长当场就摔筷子了，说你这个混蛋，你误了人家一辈子，等你20年呐！

老甘就是摇头。

康船长说，当然，欢喜嫂子刚死。

老甘说，她死了100年，我也不会再找人的！

康船长说，守身如玉啊，佩服佩服。

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说不下去了，康船长还是要讽刺一下老甘，指着他的脸说，你这人，该打！

老甘说，为什么？

康船长说，该让赵忠那老狗日的打，生得贱呗。

老甘说，不就是赵忠借了你5000块钱没还么，恨他。

康船长说，你喜欢他，不恨他，除了你，全社的两三百人都恨他，就你喜欢他跟他穿一条裤子。

老甘这时就跳了起来，说，老子比你更恨他，欢喜的两万多块钱的医疗费压在我头上，一分都没报呐，欢喜死，听说他就上了100块钱的人情。

他儿子结婚，谁上得少了500块？

这号人，当了老板心就咋恁硬了呢？

咱们过去是跟他一起创业的三朝元老啊！

康船长说，这就对了，你算是醒了酒了。

人家因为成了资本家，所以变了，干出压榨工人老百姓的坏事。

所以老子就是饿死，也不回去上班，给你代班老子都是强忍着的，恨不得把他的渡船凿个洞沉了，恨不得把他的姑娘赵君子奸了丢到江里去……“话说走了，话说走了，”老甘说，“长辈呢，与下一辈无关。

”老甘又说：“你说得起狠话，你女儿开歌舞厅，给你赚钱，我两个娃子，还在家吃老米，啃我的老骨头。

”……

<<小说月报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